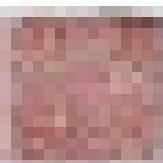


明世法錄



明世法錄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五目次

紀

高皇帝聖武事實

目錄

皇明世法錄卷之十五

史臣 陳仁 閱

聖武

洪武七年春正月丁卯朔甲戌

上以河南山東北平。雖建置兵衛。偃武連年。士卒懈怠。而兵餉日勞。民供顧謂都督僉事王簡王誠平章李伯昇曰。國家治兵。以備不虞。自古賢君。皆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今重兵之鎮。惟在北邊。然在北食民之租稅。將不知教。兵不知習。符徵用之。豈能濟事。且食一出于民。所謂農夫百養戰士一。若徒疲民力。以供閒卒。非長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無事則耕。有事則戰。兵得所養。而民力不勞。此長治久安之道。然必委任得人。庶不廢事。今命爾前往彰德。誠往濟寧。伯昇往真定。統理軍政。凡屯守屯田訓練之務。爾皆專之。

秋八月甲午朔丁酉申定兵衛之政。先是

上以前代兵多虛數。乃監其失。設置內外衛所。凡一衛統十千戶。一千戶統十百戶。百戶領總旗二。總旗領小旗五。小旗領軍士。皆有實籍。至是重定其制。大率以五千六百人為一衛。而千戶總小旗

所領之數則同遇有事征調則分統于諸將無事則散還各衛管軍官員不許擅自調用操練撫綏務在得宜違者俱論如律○戊戌遣故元威順王子伯伯齊諮論雲南曰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古今定論禍福常理也朕起自布衣削平群雄戡定禍亂今已七年中夏既安四夷順附無強凌弱衆暴寡之患其納款臣順者咸得保其境土共享承平之福惟爾雲南梁王把匝剌瓦爾密乃元君遺派受封西南孤處遐荒不諒天意猶未臣服以若所爲非貽禍于大理之民必終斃于大理之手斯二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五

禍機必蹈其一有不可逃何也蓋雲南土地人民本大理所有自漢通中國稱臣朝貢至唐宋皆受王封其來久矣昔因爾元滅其王而統其地因循百年未復故物彼時劫于勢力今元祚既傾天命已革爾尚據其境土不思改圖禍患之報將不旋踵今特遣爾親族威順王之子往諭如上順天命下契人心卽奉貢來庭則改授印章爾仍舊封下皆仍舊官享福于彼不然朕當遣別使者直抵大理依唐宋故事賜以王號合兵加討悔將無及嗚呼胡虜無百年之運今已足信轉移之機在人

自審時不可失爾其思之

洪武八年春正月辛酉朔庚辰遣使賚勅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李文忠等曰將軍總兵塞上偏裨將較日務群飲虜之情僞未嘗知之縱欲如此朕何賴焉如濟寧侯顏時六安侯王志酣飲終日不出會議軍事此豈爲將之道朕今奪其俸勅冀其立功掩過如猶不悛當別遣代還都督藍玉昏酣倖慢尤甚苟不自省將繩之以法大將軍宜詳察之遷民修城非今所宜况軍疲勞已甚若又使之力役不惟供億艱難亦恐胡人得乘吾隙非計之善也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五

善也

冬十一月丁巳朔是月納哈出寇遼東先是上勅遼東都司曰今天寒兵結虜必乘時入寇宜堅壁清野以代之慎勿與戰使其進無所得退有後慮伏兵阻險阨其歸路虜可坐致也至是果入寇都指揮使馬雲等探知納哈出將至命益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房嵩等屯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益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章富王勝等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

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被傷悶絕。遂獲之，虜勢大潰。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不利，慮援兵且至，引兵退走。以益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緣城南十里外沿梓河遁歸。指揮葉旺策其將退，先引兵趨梓河，自連雲島、駝寨十餘里，緣河壘水為牆，以水淋之。經宿皆凝，互隱然如城。藏釘板于沙中，設陷馬奔于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即豎旗。馬雲于城中亦立一大旗，令定遼前衛指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以候。四顧寂若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出奔，趨連雲島。遇水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窰中，遂大潰。雲于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逐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算。納哈出僅以身免。旺等相慶曰：「非主上明見萬里，授以成筭，何能有此勝也？」後旺遣人造乃刺吾至京師，群臣皆請戮之。上不許，命乃刺吾為鎮撫，賜以妻妾田宅。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四

洪武九年春正月丙辰朔，是月命中山侯湯和、穎川侯傅友德、僉都督藍玉、王弼、中書右丞丁玉帥師往延安防邊。

上諭和等曰：「自古重于邊防，邊境安則中國無事。四夷可以坐制。今延安地控西北，與胡虜接壤，虜人聚散無常，若邊防不嚴，即入為寇。待其入寇而後逐之，則塞上之民必然受害。朕常勅邊將嚴為之備，復恐久而懈惰，為彼所乘。今特命卿等率衆以往，衆至邊上，常存戒心，雖不見敵，常若臨敵，則不至有失矣。」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五

三月乙卯朔丁丑，賜遼東蓋州守禦有功將士文綺布帛。勅曰：「納哈出以塞外餘寇，越我遼蓋二城，直犯金州。是時州城未完，戍卒寡少。指揮韋富王勝保城却敵，又出其不意，獲彼裨將。其將較軍士宜膺上賞。蓋州城池雖完，然彼衆我寡，若無素備，豈不為彼所乘？指揮吳立、張良、佐房、高拔兵堅壁，備禦多方，可謂善守而能剋敵矣。及敵自金州歸，諸將士又能阻關塞隘，晝夜備守，使敵人不敢向故道。自梓河遁去，又從都指揮葉旺追擊，俘斬甚衆。較之金州將士功，差次之宜。膺次賞，遼東都指

揮馬雲葉旺能同心協力深思熟慮一出一守皆為得宜葉旺雖居佐貳躬率將士衝冒險難應變出奇使敵人失勢追奔逐北可謂智勇兼濟者矣宜膺上賞馬雲雖居首職選精銳校勇敢助旺成功亦其能也然坐守堅城比之出戰稍可安閒宜膺次賞

六月甲申朔己丑勅諭大將軍徐達等曰六月四日早金星犯畢右股北第一星主夷狄兵起以分野推之應在趙地今故元四大王不滿二百人官軍屢捕不獲前者皆云其眾無馬今乃言有十五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六

騎相從出沒不知劫奪于邊人者蓋繇爾諸將不乘機勦捕致令若此勅至速遣智勇將士四面捕之毋致蔓延其大同苛嵐諸處亦令守禦官軍嚴為備禦

秋七月癸丑朔丁丑故元平章兀納反執伯顏帖木兒自綏德來降先是中山侯湯和等至顏安伯顏帖木兒遣人乞降

上聞之召諸將悉還獨留傅友德屯邊以備勅諭友德曰無事而請降兵法所戒爾其慎之至是伯顏帖木兒果乘間入寇友德大破之俘其眾獲輜重

羊馬無筭兀納反遂縛伯顏帖木兒以降

九月壬子朔癸丑

上遣指揮僉事吳英往北平諭大將軍徐達曰七月火星犯上將八月金星又犯之占云當有奸人速客陰謀事凡閱兵馬習騎射進退之間皆當謹備可偏諭諸將亦當嚴密雖左右將較勿令相近其故元閹宦尤宜防之惟南去者可以使令蓋將者眾之死生國之安危係焉能戒慎之庶可免憂

洪武十一年秋八月庚子朔己巳遣使賫詔往金山諭元將納哈出曰人生天地間能觀天地變化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三

七

之機知時識勢而不失者乃為傑丈夫古人有云活于人者其後必封爾為元臣忠則忠矣何苦違天道昧人事而失德若是耶昔者爾被獲于江東朕特縱爾歸此朕順人心而生全爾也大抵人路患難者孰不欲脫患難而全其身當時爾在俘囚之中果願死乎生乎若以此心度之則必不敢肆其殘忍矣况兩軍之間有力不及爾者被爾拘囚之爾能以已之受患欲脫之心推及俘囚爾必大昌福及後嗣矣爾乃不能以已心推之盡殺弗顧如去年冬爾將兵寇我邊境回軍之日棄卒多矣

朕皆生全之。未嘗輕殺一人。曩者萬戶侯黃儔奉朕命而往。豈儔之所願哉。實繇朕命不得已也。且其人嘗有恩于爾。何期爾不想好生惡死之心。一旦殺之。爾之患難。爲儔所生。儔之身爲爾所殺。人可欺。天不可欺。天心鑒爾禍將歸焉。今爾與朕守邊將士。旌旗相望。略較勝負。彼此相當。矢石之下。罹害者衆。然已往之事。不咎未來者。可不思乎。自今已往。若能通一介之使。雪前日之愆。朕亦不較。不然。必致生縛于此之時。何面目以見朕。諭至其審思之。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冬十一月庚午朔。總兵官辰州衛指揮楊仲名討破五開叛蠻。捷至京。

上遣使賫勅諭之曰。三苗不仁。自古帝王多撫之而終不遵化。是以累世爲良民患。今年朕遣爾率兵進討。果有韜略。十一月一日飛捷至京。朕甚爲之喜。聞諸蠻既平。獨吳面兒遠遁谿洞。人事異宜。險阻亦異勢。不必窮追。彼惡稔貫盈。自將夷滅。是命內臣尙履奉御呂玉詣軍觀兵。閱勝。爾其盡心撫綏。以副朕意。

十二月己亥朔戊辰。遣高麗使還。以勅諭之曰。汝

承奸臣之詐。不得已而來誚我。今命爾歸。當以朕意言于首禍之人曰。爾殺中國無罪之使。其罪深矣。非爾國執政大臣來朝。及歲貢如約。不能免問罪之師。爾之所恃者滄海耳。不知滄海與我共之。爾如不信。朕命舳舻千里。精兵十萬。揚帆東指。特問使者安在。雖不盡滅爾類。豈不俘囚其大半。爾果敢輕視乎。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九

洪武十二年春二月戊戌朔癸亥。遣使勅曹國公李文忠曰。二月二十五日報至。知大軍已入西番。朕思之。自河州至西番。多不過五六日。今諸將已

至其地。勝負必決矣。符至。爾卽率師。從洮州鐵城之地取道而出。朕嘗有密諭。當遵而行之。甚宜速成。山西之軍。卽令還衛。洮州尤宜擇人守之。

丙寅。征西將軍沐英等兵至洮州。故城番寇三副使阿卜商河汪順朵羅只等率衆遁去。我軍追擊之。獲積石州叛逃土官阿昌七站土官失納等斬之。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勢。築城戍守。遣使來報捷。且請城守事宜。

上曰。洮州西番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矣。遂命置洮州衛。以指揮聶緯陳暉楊林孫禎李聚丁

能等領兵守之。

三月戊辰朔庚午勅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曰捷音至知番寇潰散大軍見追餘黨西番已定河州二衛之兵止留一衛以一衛守洮州其岷州守禦士卒未可輕動宜留以鎮靜之鐵城諸地民多蓄積軍士可以自供凡有酋長皆送京師山西之兵聞已遣還其合朕意西涼寧夏之兵亦即遣之陝西河南之兵步卒先還騎士留彼悉收西戎餘寇事在乘時毋至再三。

辛未勅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曰松潘僻在萬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十

山接西羌之境朕豈欲窮兵遠討而蠻酋屢入寇擾我邊民命爾帥師征之不得已也三月三日捷至知松州已克徐將資糧于容州進取潘州若盡三州之地則疊州不須窮兵料彼聞大軍聲勢理必自服但高城深池擇士卒勇勢者守納都岷溪之路其青川驛道無阻遇者不守可也凡來諸酋長必遣入朝朕親撫諭之勅至可分一軍還四川別有調遣。

丁亥曹國公李文忠等遣使言官軍守洮州饋甚艱民勞不便。

上勅諭之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湟隴自漢唐以來

備邊之要地也今羌虜既斥若棄之不守數年後番人將復爲邊患矣慮小費而生大患非計也勅至令將士慎守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足爲二年軍食阿卜商之道必走黑章咱之地只于其地索之瘦瘠子不論遁于何地必擒縛送京而後已夏四月丁酉朔甲辰成都嘉定州斜縣賊人彭普貴誘衆作亂劫掠居民轉攻州縣斜縣知縣顧師勝率民兵捕之爲賊所害四川布政司都指揮使司以聞。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十一

上賜詔褒之復以綺帛恤其家仍勅四川都指揮音亮等曰覽奏知嘉定忠州等處土民爲妖人所惑乘隙爲亂燔掠城池勢甚猖獗勅至即遣官軍勦捕如力不及須煩大將軍征討遣使來言毋失事機。

庚申遼東守將潘敬葉旺等奏言高麗遣人致書遺禮物

上賜敬旺璽書曰古者能將出禦封疆入衛京畿無不謹密故雖內臣懷奸外敵挾詐無間而入焉奉至言高麗行禮一節斯非彼殷勤致敬之意蓋聞

謀之萌也。且高麗古稱東夷。聖人有言。夷狄禽獸也。輕交必離。重交必絕。未有能始終者。觀其書及都評議司之文。雖不明言。其漸已見矣。可不知所備乎。吁。爲人臣無外交。爾等其慎之。

乙丑遣使勅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等曰。四月庚申日交暈在秦分。主有戰鬪之事。已未太白見東方。至于甲子順行而西。西征大利。爾等宜順天時。追擊番寇。

己丑勅諭四川都指揮音亮朱輔等曰。近因寇盜剽掠居民。已勅爾等勦捕之。然聞不速進兵。淹留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十五

道途。反爲民害。遂使賊衆愈盛。實繇爾等失機敗事。特遣鎮撫楊華馳諭。如不卽擒寇賊。歸良民妻子。而徒勞師旅。則爾等之罪何逃。軍中唯指揮茅貴勇略有功。千戶瞿關亦能効力。其餘將士勤怠。朕悉知之。各宜勉力。以成厥功。

庚寅勅曹國公李文忠曰。近四川土人以妖言惑衆。相扇而起。守禦官軍討之未平。爾若還師陝西。宜分一軍。遣官率領繇棧道速撲滅之。若未至陝西。亦宜預定其計。庶免賊黨蔓延。以安蜀中。

六月乙丑朔丁卯朔諭平羌將軍御史大夫丁玉

曰。大軍入松州。克戎虜于萬山之中。設官置衛。以威蠻夷。爾之功亦懋矣。朕聞松州山多田少。耕種恐不能贍軍。若以人民供億。則是困有用之民。守無用之地。非良策也。可相度其宜。或于保寧及擇要害之處立衛。爾與部下諸將計議來奏。旣而玉言松州爲西羌諸蠻要地。軍衛不可罷從之。遂詔玉還軍四川。

命都督僉事馬雲統兵征大寧。

上諭之曰。聞寇甚黠。知官軍至。悉遁入山。兵回復出。如是則宜以大軍分置要害之地。遣人招撫之。招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十五

之不至。則伏兵以伺。必盡獲之。凡得賊首。卽其地斬之。以警其餘。

丁亥遣使勅曹國公李文忠。西平侯沐英曰。六月二十三日曉。金井犯井東第三星。占主秦分有兵。故特遣人諭及之。前命爾等乘大軍之勢。起送番酋赴京。今已久矣。人必懷疑。如未遣且宜停止。加意偵密。務在安輯以防其亂。

辛卯勅陝西都指揮使司曰。報至知西固城番人作亂。已遣八百戶兵擊之。恐非決勝之計。此作亂者必喫噉子。此虜狡黠未易輕也。宜預防之。勿中

其計

八月甲子朔乙酉陝西都指揮使司遣人來奏言西番首賊雖已遠遁未卽擒獲恐大軍旣還之後乘間出沒爲邊民患請發三千騎駐鞏昌臨洮彼若出沒卽乘機勦除

上遣使報曰爾言是也但邇者天象數見不可輕易動兵且以騎兵之驍勇者就各衛訓練有警卽出乃全策也

壬辰遣使勅莊浪涼州碾北三衛指揮曰近碾北衛來報番將朶兒只巴郡下有人來降備言朶兒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古

只把與阿卜商三副使烏合之繇未審然否然不可不爲之備吾度其人馬不下數萬不久必將入寇涼州莊浪碾北之地爾等宜慎防之士馬不可輕動此時田禾已收野無所掠彼亦安能久居此不過恃其衆多欲擾邊境耳彼果衆多且宜按兵固守觀其有隙而後擊之

冬十二月癸亥朔丁亥

上御奉天門謂左都督丁玉曰爾近征威茂諸州幸已成功然聞爾在軍中謀士甚少間有之又待之不得其心夫爲將必先智謀智謀必在用士故推

誠待人則人爲我用若待之不誠人亦孰肯盡心効用哉蓋得士者勝失人者弱苟不知此惟力之是尚何足以制敵固有竭萬人之力以應敵而不足有用一人之智以制敵而有餘此用智力之殊也旣往之功幸焉有成後將有命宜審于此

洪武十三年五月辛卯朔丙辰勅諭遼東都指揮使司曰五月二十五日得奏知高麗周誼至遼東朕觀其來咨知東夷之詐將以構大禍也此來豈誠心哉爾等鎮戍邊方不能制人將爲人所制矣且高麗朝貢前已違約朕嘗拘其使詰責之後縱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五

其歸令當如約則事大之心其庶幾乎使旣還未聞有敬畏之心乃復懷詐令誼作行人假稱計事此非有謀而何前元春申君嘗索女子于其國誼有女入于元宮春申君出奔朕之內臣得此女以歸今高麗數以誼來使殊有意焉卿等不可不備毋使入窺中國也勅至當遣誼至京別有以處之秋七月己丑朔庚子詔留高麗使者周誼于京師而遣其通事先還且勅遼東都指揮使潘敬葉旺曰禦邊之要務在深思所以深思者必欲審勢度宜匪張威武孰使懷恩恩威得宜庶幾制人而不

制于人前者高麗不能如約假稱計事遣人詣遼以規中國今留周諡于朝歸其通事爾等且縱此人賁諡者歸更約必以禮來若或妄遣人至就邊止還勿令人境高麗昔在漢隋唐時或降或叛侵擾邊疆若輕與之交久則必以奇貨招誘戍兵故昔人雖不明爲捍禦而必實其邊地者以此今縱與其亦不可不備也

洪武十四年春三月丙戌朔辛丑命宋國公馬勝佩征南將軍印節制江南賜手詔曰河南爲天下重鎮地廣民稠士馬甚衆方今大將軍征北特命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其

爾節制其地宜休息民力訓練士卒以佐征討

壬寅遣使賁勅諭征虜大將軍魏國公徐達左副將軍信國公湯和左副將軍穎川侯傅友德曰今夏及秋胡人必伏精兵于近塞以待我師卿等欲輕騎進擊不可不深爲謀必先知彼虛實乃可行軍若知彼之計宜遣三四百人先入其境而以精騎繼之其先行者必有擒獲執而詢之可得情實有伏則引還誘其追我度其行遠勢困則還擊之必得其利無伏卽以精兵擣之可也若大軍未可出塞且留營北平

夏四月丙辰朔遣使賁勅諭宋國公馬勝曰今天象有警占在大梁乃爾所封之地爾今正在彼處當早夜謹畏王之宮殿已成王城內外護衛嚴密馬步士卒各加訓練其在爾左右爲圍子手者王府有馬毋令散于遠地常令兩軍守一馬軍皆須精銳者但有異聞卽乘馬至報爾就語都指揮馬兒亦宜慎防察人動靜馬兒卽徐司馬也

五月乙酉朔甲寅五溪蠻作亂議出師討之江夏侯周德興請行時德興年老

上未之許德興請益力且示其鬚錄狀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七

上壯而遣之賜以手書曰古之將臣忠于爲國者恃智慮筋力之所能及禦災捍患終其身而後止若

趙克國圖取西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常歎美謂古有其人而今不可得乃者五溪蠻叛阻遏王化臨禍良民朕方擇將命師爾德興奮然請行朕憫卿

年少不忍煩卿卿乃固請爰命爲大將往靖南服嗚呼忠勤不怠卿之志見矣禦侮安民尤在斯行

功成師旋當有以報卿也

八月癸丑朔乙丑南雄侯趙庸平陽春縣番寇奏捷京師

捷京師

上勅諭之曰。南民入人籍既久。屢叛屢征。朕非得已。舊歲命卿鎮撫其地。惟陽春之盜。出沒剽掠。久爲民患。卿以兵勦平之。捷報至京。朕惟爾嘉。但所奏俘囚數多。朕思凡民之亂。雖有司不能撫恤。以致作亂。卿可諭部司布政司。取俘囚中首惡者。誅之。脇從之黨。釋歸田里。庸得勅。乃斬首賊李佛蔭數人。餘皆釋之。

九月壬午朔

上御奉天門。命穎川侯傅友德爲征虜將軍。永昌侯藍玉爲左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爲右副將軍。統率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將士。往征雲南。友德等既受命。

大

上諭之曰。雲南僻在遐荒。行師之際。當知其山川形勢。以規進取。朕嘗覽輿圖。咨詢于衆。得其阨塞。取之之計。當自永寧先遣驍將。別率一軍。以向烏撒。大軍繼自辰沅。以入晉定。分據要害。乃進兵曲靖。曲靖雲南之喉襟。彼必併力于此。以拒我師。審察形勢。出奇取勝。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將軍以一人提勁兵。趨烏撒。應永寧之師。大軍直趨雲南。彼此牽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雲南既克。宜分兵徑趨大理。先聲已振。勢將瓦解。其餘部落。可遣人

招諭。不必苦煩兵也。師行。上出餞于龍江。

遣使責勅符諭播州宣慰使楊昇曰。曩者元綱不振。亂兵四起。四海之民。不遑安處。朕既混一寰宇。四征弗庭。蠻夷酋長。罔不稱臣入貢。其或志在偵伺。未篤事大之誠。徒取禍敗。爾暨世守播州。作朕藩屏。然輕聽浮言。易生疑貳。故積愆日深。今大軍南征。多用戰騎。爾當以馬三千。率酋兵二萬爲先鋒。以表爾誠。符至奉行。毋違朕命。

乙酉。勅諭宋國公馮勝。河南都指揮使徐司馬曰。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九

天象屢見。不可不警。大梁軍民雜處。宜用心撫安之。今秦王晉王還京。宜選精銳將士。嚴密宿衛。王到之時。宋國公出迎。則都指揮城守。都指揮出迎。則宋國公城守。爾其夙夜加慎。毋忽。

冬十二月辛亥朔乙丑。勅諭遼東都指揮使潘敬等曰。前爾奏云。高麗入貢如約。觀處置甚合事宜。高麗奸臣李仁篡弑其主。臣民畏其黨衆而屈從之。今幾年矣。曩昔中國之君。以力服之者有焉。以德懷之者有焉。如高麗之奸頑。不能懷德。惟威之畏。故前人。以力得之。其爲生民之禍。亦甚矣。雖有

時而懷德待之以禮旋復詭詐竊發背叛不常累代兵征蓋以此也今李仁雖云願聽約束未知臣節久將何如卿與諸將其憤之高麗貢獻但一物有不知約即却之境上固守邊防毋侵其地

洪武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甲午遣使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比得報知雲南已克然區畫布置尚煩計慮前已置貴州都指揮使司然其地去雲南尚遠今雲南既克必置都司于雲南以統率諸軍既有土有民又必置布政司及府州縣以治之其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之地更宜約束其酋長留兵守禦禁其民無挾兵刃至如雷翠輩不盡服之雖有雲南亦難守也其從征軍士有疾病疲弱者每衛限百人可先遣還

庚戌詔諭烏蒙烏撒東川等處人民曰曩者元政不綱豪傑縱橫朕提師旅與之並驅十有二年然後命將四征五年而天下定萬姓寧建號紀元又十五年矣華夏蠻貊罔敢不服惟爾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建昌諸夷抗命弗庭而雲南梁王尤肆陸梁誘我逋逃擾我疆場用是命征南將軍穎川侯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辛

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統三十萬衆問爾西南諸夷之罪今得捷報言雲南部落俱已降附故特遣使賞詔諭爾諸夷自今有不遵教化者即加兵討之于戲春秋之義罪莫大于拒王命納逋逃爾等其洗心滌慮効順中國朕當一視同仁豈有間乎

閏二月辛巳朔戊戌勅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者指揮何福至京得報知摧堅撫順之方運籌決勝之略然雲南自漢以來服屬中國惟宋不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壬

然胡元則未有中國已下雲南近因彼肆侮朝廷命卿等討平之今諸州已定惟大理未服尚生忿恨當即進討故命福馳回諭諸將軍夷性頑犢詭詐多端阻山扼險是其長計攻戰之策諸將軍必籌之熟矣若頓師宿旅非我之利要在出奇制勝乘機進取一舉而定再不勞兵可也所奏事宜悉從爾請

夏四月庚辰朔己亥吉安侯陸仲亨遣使馳奏烏撒諸蠻復叛

上勅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

藍王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烏撒諸蠻伺官軍散處大勢不合故有此變朕觀雲南之地如曲靖普安烏撒建昌則今勢在必守其東川芒部烏蒙未可遽守也且留大軍屯聚蕩除烏撒芒部等蠻戮其酋長使之畏威方可分兵守禦彼蠻貢固者尚多爾其慎之

六月戊寅朔丙戌遣使諭征南將軍額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王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得報知盤江道路尚梗且乏糧食符到可留兵四百守水西城以觀靈翠動靜普定亦留兵如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重

水西且令兩軍合勢日攻烏撒諸蠻取糧爲食彼將奔命不暇尙暇構我空城耶不然則士卒饑困矣

辛卯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曰符到可疾報征南三將軍凡烏撒烏蒙東川芒部盤江關索嶺諸蠻悉除蕩之爾安陸平涼二侯會兵攻擊若柵安陸總兵平涼副之若通關索嶺路慎勿與蠻人戰于嶺上當分兵直搗賊巢以掩襲之使彼各散其家不能糾合以抗我師其傍山寨卽未能下俟三將軍師至合力攻之

秋七月戊申朔己巳遣留守右衛鎮撫李泉往西涼諭都督漢英及守禦都指揮宋晟曰七月二十日晚望星出西北主有賊兵出入宜警備自今回之地有馬馳牛羊入境止遣親信一二人往視切勿發兵迎之此輩或以假貿易爲名伏賊兵于後也慎之

遣使諭征南將軍額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王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得報知雲南守禦諸軍糧餉不足朕遠度事宜惟雲南大理楚雄臨安曲靖普定之地可留兵守禦東川芒部烏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重

蒙則未可也若烏撒既克亦宜少留兵戍之其餘士馬悉令討蠻未服諸蠻俟其懾服然後以東川之兵駐于七星關之南烏撒之北中爲一衛其餘餉則東川之民給之若烏撒立衛則令烏撒之民給之或七星關或烏蒙或芒部立一衛各俾本土之民給之自永寧以南至七星關中爲一衛令祿照昇子等蠻給之皆俾餽餉歲足如是則兵衛相屬道路易通無事則分兵戍守有警則合兵勦捕若分兵散守深入重山蠻夷生變道路梗塞則非計也符至諸將當與飲食撫士卒俟諸蠻悉定方

可班師

遣使諭安陸侯吳復平涼侯費聚曰都督郭英及張王二都督之兵如已會慎勿輕分且屯駐左右隨機調用其水西衛兵憲宜調出止留一千或四五百足矣需翠之民今必不敢為亂盤江路通西堡既克則善定亦止可留兵千人守禦餘皆令于烏撒之地就糧自贍

八月丁丑朔辛巳遣使勅勞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等曰卿等提兵深入振揚國威播首帥于曲靖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五

之西敗烏蠻于可渡之北席卷長驅掃金馬碧羅而撫金沙至于金齒不戰而服糧定百蠻威來八譯將軍之勞至矣欲勞以尊酒遠不能及特以朕心勞之高最之哉

乙未遣使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等曰得報知永昌侯駐軍建昌大軍七月二十八日已擊敗烏撒次第搜捕林箐諸蠻然此地山高路隘必不可輕動宜以永昌平涼安陸三侯王張郭三部督軍會而為一以大勢壓之則一舉可殄矣人自七星關來者又云芒部烏撒之蠻至夜舉火挈家入

需翠之地符至可諭需翠之民縛送軍前其關索嶺非古正道古道又在西北可以大軍蹂之開此道以接善定則芒部酋長必盡獲以來將軍其熟圖之

乙巳遣使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雲南士卒艱食指置軍事貴乎得宜不則大軍一回諸夷復叛力莫能制其士卒通逃者既入蠻地不復能出益非蠻人殺之則必為禁錮深山使之耕作凡守禦之處當以此曉之藍玉費聚吳復三侯王張郭三部督會所部兵馬窮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五

索山林則餘寇可悉擒也兵既艱食固不宜分止于赤水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黑張之南尾店之北中置一衛如此分守則雲南道路往來無礙矣需翠之地必以十萬衆乃可定也凡此數者朕所見大槩耳萬里之外豈能周知若軍中便宜則在將軍等自處置也

九月丁未朔丙寅

上勅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等曰九月乙丑夜焚惑犯南斗蓋上天垂象以示監戒自昔蠻夷叛服不常卿等率師久勞于外恐衆心懈弛為寇所乘

宜嚴加戒飭以備不虞且蠻夷好置毒水中將士飲食極宜謹慎以副朕懷

冬十月丙子朔丙申遣使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者烏撒蠻人叛亂賊殺官吏彼益未覩大勢軍威必謂我軍散處緩不及應故有此變朕觀彼中地勢既守臨安楚雄大理則曲靖普安烏撒建昌亦在必守其東川芒部諸蠻之不服者必戮其渠魁使之畏懼不敢反復若班師則一衛留兵不過五千賊勢若合豈無數萬眾寡不敵何以能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三

守今止留兵百餘人守城餘則盡令入山搜捕其黨使彼智窮力屈誠心款附方可留兵鎮服卿等其共圖之且乘兵勢修治道途務在平廣水深則構橋梁水淺則疊石以成大路烏撒東川芒部之地亦皆治之仍召其土酋令諭其民丁各輸糧一石贍軍治蠻夷之道必威德兼施使其畏感不如

此不可也

洪武十六年春二月乙亥朔辛巳遣鎮撫桑昭賁勅往諭遼東都指揮潘敬業旺曰二月六夜太陰有象主胡兵入寇今遣使諭爾知之當嚴加號令

命各衛指揮千戶百戶而下多方警備已命都督於顯等運米四十萬石渡海又發步騎數十萬屯駐北平真定等處皆為天象之故若胡兵果犯遼東即以北平步騎邀其歸路勿令縱逸

三月甲辰朔

上以雲南平命長興侯耿炳文往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卿等久勞于外今蠻夷已平可以班師若遲速之期宜自審度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三

疑貳大軍一回恐彼相煽為患爾其留鎮之撫綏平定當召爾還

夏五月甲辰朔乙巳勅天下衛所以時訓練士卒至冬月農隙則以善射者十還其一更番赴京較試不中者罰及指揮千百戶仍命五軍都督府定賞格凡射中的者賞鈔五錠連中者六錠中不及的者三錠不中者亦給鈔一錠為道里費

六月癸酉朔己亥遣使賁勅諭征南將軍穎川侯傅友德左副將軍永昌侯藍玉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曰近詢知死可伐之地有三十六路在故元

時皆設官治之。其地後爲蠻人所專。已四十年。繼又侵楚雄之西南。遠幹感遠二府。梁王力不能制。終爲蠻夷所有。以此觀之。雲南不可不備。邊事機密。有宜審度。若死可伐。不必備。大軍可回也。同時必經。羿子九寨。及戎縣之地。五村大壩。上下等鄉。落十池等處。黃平。羅木。洞蠻。諸翠所屬。阿呂兩宗。碎瓦。莫得。阿胡。阿遠等蠻。嘗助烏撒。殺害官軍者。如其帖服。則歛兵而過。如尙觀望。懷疑。宜耀兵威。使其知懼。聞外事務。必在中節。卿等宜體朕意。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天

冬十月辛未朔。己亥。廣西都指揮使耿良言。田州

府知府岑堅。泗城州知州岑善忠。率其土兵討捕。舊寇。多樹功績。臣欲令其選取壯丁各五千人。立爲二衛。以善忠之子振堅之子永通爲千戶。統率其兵。俾之守禦。且耕且戰。此古人以蠻夷攻蠻夷之策也。如此則官軍無遠冒瘴癘之患。民免饋運之勞矣。詔是其言行之。

洪武十七年春正月己亥朔庚戌

上與翰林院侍講學士李紳等論武事。紳曰。用兵重在任將。

上曰。任將之道。固重。然必任之專。信之篤。而後可以

成。昔齊用司馬穰苴。魏用樂羊。可謂任之專。信之篤。故皆有功。若唐肅宗用魚朝恩。憲宗用吐突承璀。爲監軍。使諸將掣肘。以致敗事者。是任之不專。信之篤。故也。紳曰。惟

陛下聖明。深知此失。

上曰。將必擇有識有謀有仁有勇者。有識能察幾于未形。有謀能制勝于未動。有仁能得士心。有勇者摧堅破銳。兼此四者。庶可成功。然亦在人君任之何如耳。

皇明世法錄 卷十五 聖武

天

夏四月戊辰朔癸未。賞征南將較。先是詔禮部曰。

賞賜國之重事。所以報賢勞而勵士氣。權度毫髮一失。輕重則上爲失禮。而下無所勸。朕有天下十有五年。雲南越在萬里。負固不服。故命大將軍率師討之。諸將士冒瘴癘。踰險阻。霧雨薄肌體。沾汗濡甲冑。而能効忠宣力。塞旗斬將。登城拔壘。使天誅無留良善。附順甚者。身委矢石。爲國効命。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爾禮部其核定議行之。至是議上。

上以爲賞薄。曰。將士甚勞苦。此非所以報有功也。其重賞之。